

迷



名門深苑的
愛恨糾葛

朱
珀
石



精美大眾小說
GS007

迷

名門深苑的愛恨糾葛

朱碧○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精美出版社 ● 發行

迷：名門深苑的愛恨糾葛／朱碧著．—
—第1版．——臺北市：精美，
1994〔民83〕
面；公分．——（精美大眾小
說；GS007）
ISBN 957-716-111-1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5709

迷——名門深苑的愛恨糾葛

作者：朱碧
發行人：朱凱蕾
執行主編：杜秀卿
出版者：精美出版社／出版／發行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·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
排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1994年7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152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111-1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迷

淹沒紅塵裏 我的路

已沒有回頭的餘地

冷眼過繁華

笑罵由他去

恩怨隨身 愛恨該罷休

鎖上記憶 我的心

再不留相思的空隙

期待

朱碧

愛情如劍，拚卻此生，常是徒留傷痕而已，但癡狂世間男女，依舊莫失莫忘，不離不棄。

執意若此，又何異戲裏戲外？

勘不破貪嗔情愛的你我，可曾全心為誰？

不同階層、生活的女性，近十年來在台灣社會的軌跡裏刻鏤出有別於傳統宿命、拘泥、委屈求全的多元形象。

並非我們沒有值得書寫的女性企業家、藝術家，甚至浪莽激越的青春年少。

由於我們的社會一貫把女人定位在母親、祕書、護士……等等角色上，認為女子最大的成就是創造完美的婚姻，培育健康的下一代；甚至女人也把捨棄自我當成理所當然，缺乏抗爭的衝突力量，自是難以產生偉大的藝術詩篇。

在這部小說裏，我期望能於爭取兩性在法律和制度的平等時，敞開一個寬闊的心靈空間，開創出同時包含他人與自我價值肯定的文學與社會生活。

我的故事裏絕少愚笨、無知、小心小眼的女人。我喜歡將女人看作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，她也有選擇好惡、成就自我，且希冀被尊重的權利。

不論是林意茹的寬厚、善良，或是劉宛綺的陰鷲、妒恨，都無關乎與男人一爭長短的狹隘心性。

書中利用各式情節點出女性內心深處難以描摹的孤獨和無奈；探觸那淵深如海，見不著底處的方寸間，熾烈翻騰的情慾；周旋於專橫、獨裁的中國男性社會裏，孜孜矻矻、不眠不休的求生歷程。

期待美滿、和諧的社會是我執意讓「壞人終將難逃法網、好人勢必幸福綿

長」的老掉牙情節作為故事結局的主要原因。

楚中慧、邱子琳是我兩位好友的化身，借他們的經歷、背景豐富故事內容，原意本是好的，希望他們能夠見諒，不致太苛責我。



迷

——
名門深苑的愛恨糾葛



第一章

方意玲剛由英國留學回來，即遭逢一連串的變故。先是雙胞胎姊姊方意茹突然罹患惡疾身亡，繼之是母親旅遊巴黎時，因交通事故客死異鄉。

父親早去世在前，而學成返家後短短兩年內，意玲由人人稱羨、寵愛的富家千金，成了舉目無親的孤女。

「我想到台灣去。」意玲向在一旁整理文件的劉宛綺說。

劉宛綺的母親於丈夫過世後就在方家幫傭，生下宛綺後幾年，因抑鬱難遣，

在宛綺十三歲那年冬天患了肺病，就這麼走了。

爾後，劉宛綺即在方家住下，兩人因年歲相仿，興趣相投，猶如姊妹一般。

「爲什麼？」宛綺問：「我們在香港不是住得好好的？到台灣人生地不熟的。」

「有什麼差別呢？」意玲傷感的說：「反正我已是孑然一身，何況我爸爸的事業還等著我去接管呢。」

「瞧妳，說的——」宛綺明白她面對至親之人一一遽去，心中自然感慨萬千。「妳到台灣是純爲散心，還是另有打算？」

「都有。」

「妳確定他在台灣？」宛綺似乎明白意玲的心意。

「不管他在哪裏，我都必須找到他。」意玲說著，眼淚像斷了線的珍珠，汨汨直流。

望見意玲堅決的神情，宛綺即不再勸阻，只斜睨了意玲一眼，嘴角牽起一抹笑意，似乎另有城府。

他叫林世杰，是意玲的姊夫，一個不務正業的傢伙。

六年前，意玲的姊姊意茹因母親反對她與林世杰交往，在一次激烈的爭吵之後，意茹憤而離家出走，過没多久，卻傳來她與林世杰結婚的消息。

意玲家在香港是名門望族，旗下公司分佈於香港、台灣兩地。當意茹下嫁街頭混混的消息經媒體披露後，不但香港商圈為之譁然，她母親更因此臥病不起。

「台灣雖小，但要找個人可也沒那麼容易，更何況……」宛綺故意問道。

「更何況我連他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。」意玲接著說。

意茹婚後偕夫婿遷居台灣，頭幾年聽說日子過得相當清苦。林世杰靠行開計程車，仍是一日沒一日的混日子，翌年，意茹為他產下一子，喚作哲綱。

林世杰並沒有已為人父的自覺，反而時常怨懟意茹拖累他。因此小夫妻倆時生嫌隙，好幾次意茹在寫給意玲的書信中，都提及離婚的心願，然而最後皆因捨不得哲綱而作罷。

意玲幾次想到台灣探視姊姊，都因宛綺的勸阻而作罷。宛綺的理由是要她先完成學業，何況意茹的情況並不真的那麼糟。宛綺曾多次回台灣，想必她對意茹

的了解是非常深刻的了。

「這倒真是個大麻煩。」宛綺有感而發的說：「當年意茹要不是那麼倉卒結婚，又避居台灣，我們從英國趕回來時，應該可以和他見上一面的。」

意玲回頭，疑惑的看著宛綺。

「怎麼？妳也沒見過他？」未等宛綺回答，意玲又問：「去年我爸爸要妳送錢到台灣給意茹，妳不是在她家住了幾天，怎麼說妳沒見過我姊夫？」

「是……是沒有啊……」宛綺避開意玲的眼神，辯解說：「那年我到台灣去時，只見到意茹和哲綱，林世杰他……他根本就已經和意茹……分居好長一段時間了。」

意玲聞言心口一緊，兩翦珠淚競相垂下。

「這個該死的東西！」

宛綺見狀，慌忙遞過來一條手絹。

「別難過了，嗯？」宛綺爲意玲拭去淚水，回頭走向餐桌，正拿起一只杯子倒水，突然屋外颳起一陣狂風，震得門扉震天價響。

「啊！」宛綺手中的杯子應聲落地，碎成一片。

「怎麼啦?!」意玲衝過去抓住宛綺的手臂，只見她兩眼發直的望著窗外。

意玲順著她的目光左右顧盼了一陣，「沒有什麼啊，妳是怎麼了？」

此時宛綺才慢慢回過神來，「我……我好像……」

「來！」意玲扶著宛綺在餐桌旁坐下，「先坐下再說，看妳，嚇成這樣，跟意茹一樣膽小。」

「意茹?!」宛綺一聽到意茹的名字，霍地從椅子上站了起來，雙手揪著意玲，「妳……妳也看到她了？」

「噯呀！」意玲掙開宛綺的手，微慍的說：「妳在胡說什麼呀妳！意茹她……她……唉！」意玲滿懷悲悽的倚著窗櫺長嘆，「如果真能再見她一見，那不知有多好，我有好多話要跟她說，好多問題要問她。」她轉向窗外，對著夜空低喃，「意茹！意茹！妳怎麼捨得丟下我，讓我一個人無依無靠的？不，不會的！不會的！」

意茹與意玲出生時，只差了幾分鐘，一個活潑好動，一個溫文嫻靜。當意玲

還在英國唸書時，她正忙著結婚、生子。

也許是命吧，即使她母親將一半家產過繼給意茹，希望她能豐衣足食過日子，然而，畢竟天命難違。

意茹才繼承一筆為數近億元的財產不到三個月，卻突然因病撒手人寰。她的死和她的婚姻一樣引起許多人的好奇和爭議。

「妳還是認為意茹的死和他有關？」宛綺仍有幾分心忤。

意玲緊抿著雙唇，臉色凝重的望著窗外。

「醫生不是說她死於腦溢血？」宛綺又說。

「哼！」意玲不以為然的說：「什麼醫生說的，根本是胡扯！意茹年紀輕輕的，又沒發生意外，怎麼會突然腦溢血呢？」

「這也難說，」宛綺道：「我趕到時意茹就已經火化了，林世杰也不知到哪裏去，連哲綱都沒見著。」

「我會找到他的。」意玲堅決的說：「我非把這件事情查個水落石出不可。」